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烏程嚴可均校輯

前秦一

苻洪

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氐人，劉曜僭號，封率義侯，後降石虎，拜冠軍將軍，遷龍驤將軍，封西平郡公，虎死，遣使于晉來降，永和六年拜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封廣川郡公，尋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為麻秋所鴆死，苻健僭號，追謚曰惠武帝。

諫殺朱軌

臣聞聖王之御天下也，土階三尺，茅茨不翦，食不累味，刑措而不用，亡君之馭海內也，傾宮瓊榭，象箸玉杯，截脛剖心，脯賢刳孕，故其亡也忽焉。今襄國鄴宮，足康帝宇，長安洛陽，何為者哉，盤于游

田耽于女德三代之亡恆必由此而忽為獵車千乘養獸萬里奪人妻女十萬盈宮尚書朱軌納言大臣且道路不修將加酷法此自陛下政之失和陰陽災沴暴降霖雨七旬霽方二日雖有鬼兵百萬尚未及修之而況人乎刑政如此其如史筆何其如四海何特願止作徒休宮女赦朱軌允眾望晉書載紀石虎傳上尚書朱軌與中黃門嚴生不協會大雨霖道路陷滯因譖軌不修道虎殺之軌之囚也冠軍苻洪諫云云又見十六國春秋十七

苻健

健字建業洪第三子嗣位去秦王之號稱晉爵尋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略定三輔且晉永和七年自稱天王大單于建元皇始其明年僭即皇帝位在位四年死謚曰明皇帝廟號世宗後改曰高祖

下書求賢

其自公卿已下歲舉賢良方正孝廉清才多略博學秀才異行各

一人或獻書規諫或面陳朕過其惡以聞勿拘貴賤十六國春秋三十四

指河誓弟雄及兄子菁

若事不捷汝死有如河無相見也御覽四百八十引晉中興書

苻生

生字長生健第三子以晉永和十一年僭卽皇帝位改元壽光在位三年爲苻堅等所殺謚曰厲王

下書用峻刑極罰

朕受皇天之命承祖考之業君臨萬邦子育百姓嗣統以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刑虐行者比肩未足爲稀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晉書載紀苻生傳又十六國春秋三十五

苻堅

堅一名文玉字永固健弟雄之第二子健入關拜龍驤將軍以晉升平元年殺苻生僭稱大秦天王在位二十九年改元三永

興甘露建元以晉太元十年爲姚萇所執縊之新平佛寺謚曰莊烈天王符丕僭號改謚曰世祖宣昭皇帝

燕平下詔大赦

朕以寡德猥承休命不能懷遠以德柔服四維至使戎車屢駕有害斯民雖百姓之過然亦朕之罪也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十六國春秋三十六

以鄧光爲鎮軍將軍詔

司隸校尉董牧王畿吏責甚重非所以優禮名將光武不以吏事處功臣實貴之也光有廉李之才朕方委以征伐之事北平匈奴南蕩揚越光之任也司隸何足以嬰之其進號鎮軍將軍位特進十六國春秋四十二

沙汰衆僧別詔

朗法師戒德冰霜學徒清秀崑崙一山不在搜例高僧傳五又十六國春秋四十

下詔飭學生受經

新喪賢輔百司或未稱朕心可還聽訟觀于未央俯朕五日一臨召求民隱今天下雖未大定權可偃武修文以稱武侯雅旨其尊崇儒教禁老莊圖讖之學犯者棄市妙簡學生太子及公侯百僚之子皆就學受業中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受學二十人給一經生教讀音句後宮置典學立內司以教掖庭選閹人及女隸敏慧者詣博士授經 十六國春秋三十七

下詔分遣侍臣問民疾苦

朕聞王者勞于求賢逸于得士斯言何其驗也往得丞相常謂帝王易為自丞相違世鬢髮中白每一念之不覺酸動今天下既無丞相或政教淪替可分遣侍臣周巡郡縣問民疾苦 十六國春秋三十七

下詔徵張天錫入朝

涼州刺史張天錫雖稱藩受位然臣道未純可遣使持節武衛將軍茍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將兵臨河西遣尚書郎閻負梁殊銜命軍前下書徵天錫入朝若有違王命卽進師撲討十六國春秋三十七又七十四

下詔論平涼州及索頭功

張天錫藉祖父之資承百年之業擅命河右叛據偏隅索頭世跨朔北中分區域東賓穢貊西引烏孫控弦百萬虎視雲中爰命兩師分討黠虜役不淹歲窮殄二兇俘降百萬闢土九千五帝之所未賓周漢之所未至莫不重譯來王懷風率職有司可速班功受爵戎士悉復之五歲賜爵三級十六國春秋三十七

詔慕容沖

古人兵交使在其閒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爲此變晉書載記苻堅傳下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遺沖稱詔

元元又廿六陸
係秋三十八

下書徵王猛輔政

咸陽內史王猛、言彰出納、所在著績、有臥龍之才、宜入贊百揆、絲綸王言、可徵拜侍中中書令領京兆尹、特進光祿大夫、十六國春秋三十六

下書召徐統子孫

士死知己、由來格談、故喬公一言、魏祖追慨、趙司隸高平徐統往在鄴都、識朕于童稚、每思其慇懃之言、弗敢忘也、可召其子孫詣行在所、十六國春秋三十六

下書遣鄧羌討蜀

巴夷險逆、寇亂益州、招引吳軍、為脣齒之勢、特進鎮軍將軍護羌校尉鄧羌、可帥甲士五萬、星夜赴討、十六國春秋三十六

下書伐晉

吳人敢恃江山、僭稱大號、輕率犬羊、屢寇王境、朕將巡狩省方、登

會稽而朝諸侯復禹績而定九州今王師所擬必有征無戰伐國存君義同一體宜時進討以清宇内便可戒嚴速修戎備悉發諸州公私馬人十丁遣一丁門在灼然者為崇文義從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御覽三百二十三引蕭方等三十國春秋又見十六國春秋三十八）

下令國中

東南平定指日當以司馬昌明為尚書僕射可速為起第（魏書九十六晉司馬昌明傳）

期克捷之日其以司馬昌明為尚書左僕射謝安為吏部尚書桓沖為侍中勢還不遠可先為起第以待之（十六國春秋三十八又下書）

兼道赴壽春下令

敢言吾至壽春者拔舌（晉書載紀苻堅傳下又十六國春秋三十八）

與諸鎮書

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晉書習鑿齒傳襄陽陷苻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輿而致焉以其蹇疾與諸鎮書云云又十六國春秋三十七

與僧朗書

皇帝敬問泰山朗和尚、大聖應期、靈權超逸、蔭蓋十方、化融無外、若山海之養羣生、等天地之育萬物、養生存死、澄神寂妙、朕以虛薄、生與聖會、而隔以萬機、不獲釐駕、今遣使者安車相請、庶冀靈光、迴蓋京邑、并奉紫金數斤、供鍍形像、絹綾三十匹、奴子三人、可備洒埽、至人無違、幸望納受、想必玄鑒、見朕意焉、廣弘明集三十五十六國春秋四十二

報王猛

將軍役不踰時、而元惡克舉、勳高前古、朕今親帥六師、星馳電赴、將軍其休養將士、以待朕至、然後取之、十六國春秋三十六

朕之于卿、義則君臣、親踰骨肉、雖復桓昭之有管樂、玄德之有孔

明自謂踰之夫人主勞于求才逸于得士既以六州相委則朕無東顧之憂非所以爲優崇乃朕自求安逸也夫取之不易守之亦難苟任非其人患生慮表豈獨朕之憂亦卿之責也故虛位台鼎而以分陝爲先卿未照朕心殊乖素望新政俟才宜速銓補俟東方化洽當袞衣西歸（十六國春秋三十六）

卿昔螭蟠布衣朕龍潛弱冠屬世事紛紜厲士之際頻覆厥德朕奇卿于暫見擬爲臥龍卿亦異朕于一言迴考槃之雅志豈不精契神交千載之會雖傅巖入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自卿輔政幾將二紀內釐百揆外蕩羣凶天下向定彝倫始敘朕且欲從容于上望卿勞心于下弘濟之務非卿而誰（晉書載紀王猛傳又十六國春秋四十二）

報苻融

汝爲德未充而懷是非立善未稱而名過其實詩云德輶如毛人

鮮克舉君子處高戒懼傾敗可不務乎今四海事曠兆庶未寧黎元應撫夷狄應和方將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汝宜息之勿懷耿介夫天道助順修德則禳災苟求諸己何懼外患焉晉書載紀苻融上疏諫用慕容暐等堅報之云云又十六國春秋三十七

報慕容垂

朕以不德忝承靈命君臨萬邦三十年矣遐方幽裔莫不來庭惟東南一隅敢違王命朕爰奮六師恭行天罰而玄機不弔王師敗績賴卿忠誠之至輔翼朕躬社稷之不隕者卿之力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方任卿以元相爵卿以郡侯庶弘濟艱難敬酬勳烈何圖伯夷忽毀冰操柳惠倏爲淫夫覽表惋然有慚朝士卿既不容于本朝匹馬而歸命朕則寵卿以將位禮卿以上賓任同舊臣爵齊勳輔歃血斷金披心相付謂卿食椹懷音保之偕老豈意畜水覆舟養獸反害悔之噬臍將何所及誕言駭衆誇擬非常周

武之事、豈卿庸人所可論哉、失籠之鳥、非羅所羈、脫網之魚、豈罟所制、翹陸任懷、何煩聞也、念卿垂老、老而爲賊、生爲叛臣、死爲逆鬼、侏張幽顯、布毒存亡、中原士女、何痛如之、朕之歷運興喪、豈復由卿、但長樂平原已未立之年、遇卿于兩都、慮其經略未稱朕心、所恨者此焉而已。（晉書載紀慕容垂傳、又十六國春秋四十四）

招魂

有忠有靈、來就此庭、歸汝先父、勿爲妖形、（晉書載紀苻堅傳下、三輔人爲慕容沖所略者、放火爲內應、得免者十有一二、堅設祭而招之云云、又十六國春秋三十八）

苻丕

丕字永叔、堅子、以晉太元十年、僭即皇帝位于晉陽、改元太安、明年南奔、爲晉馮該所殺、苻登僭號、謚曰哀平皇帝、

下書攻慕容永

鮮卑慕容永、乃我之騎將、首亂京師、禍傾社稷、豕凶繼逆、方請逃

踰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其遣左丞相王永及東海王纂帥禁衞虎旅夾而攻之十六國春秋三十九

答謝玄書

今往大文綾羅各五十匹藝文類聚八十五又御覽八百十六作今往大文羅大綾各五匹又十六國春秋三十八末多以酬厚意四字

苻登

登字文高堅族孫以晉太元十一年僭即皇帝位改元太初在位九年爲姚興所殺苻崇僭號于湟中謚曰高皇帝廟號太宗

告苻堅神主

維曾孫皇帝臣登以大皇帝之靈恭踐寶位昔五將之難賊羌肆害于聖躬實登之罪也今合義旅衆餘五萬精甲勁兵足以立功年穀豐穰足以資贍即日星馳電邁直造賊庭奮不顧命隕越爲期庶上報皇帝酷寃下雪臣子大恥惟帝之靈降鑒厥誠晉書載紀苻登

傳又十六國春秋四十

又告神主

曾孫登自受任執戈幾將一紀未嘗不上天錫祐皇鑒垂矜所在必克賊旅冰摧今太皇帝之靈降災殃于逆羌呂形類推之醜虜必將不振登當因其隕斃順行天誅拯復梓宮謝罪清廟（晉書載紀苻登傳又十六國春秋四十）

苻融

融字博休堅季弟封平陽公拜侍中中書監左僕射除中軍將軍遷司隸校尉尋代王猛爲鎭東大將軍冀州牧徵拜侍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太子太傅領宗正錄尚書事尋爲征南大將軍戰死贈大司馬謚曰哀公

上疏諫用慕容暐等

臣聞東胡在燕歷數彌久逮于石亂遂據華夏跨有六州南面稱

帝陛下受命六師大舉征討勞卒頻年靳而後獲本非慕義懷德歸化而今父子兄弟列官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勞舊陛下親而幸之臣愚以爲猛獸終不可養狼子野心往年星異災起于燕願少留意以思天戒臣據可言之地不容默已詩曰兄弟急難朋友好合昔劉向以肺腑之親尚能極言況于臣乎晉書載紀苻堅傳上又十六國春秋三十七

苻庾

庾一作詵又作雙健少子封魏公苻堅以爲鎮軍將軍洛州刺史據陜城降于燕王猛擒送長安斬之案載紀苻堅傳作苻庾慕容暐傳作苻詵慕容德傳作苻雙

與慕容垂皇甫眞書

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爲燕患爲日久矣今若乘機不赴恐燕之君臣將有涌東之悔晉書載紀慕容暐傳又十六國春秋二十八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五十一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前秦二

苻朗

朗字元達、堅從兄子、徵拜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封樂安男、堅敗、後降晉、爲員外散騎侍郎、王國寶譖而殺之、有苻子三十卷

苻子

謹案道家祖黃老、蓋三皇五帝之道也、變而爲列禦寇莊周、則楊朱之爲我也、又變而房中術、而金丹、而符籙、而齋醮、每降益下、而道家幾乎熄矣、于是乎秦漢以來、未有著書象道德經者、其象列子莊子、僅有苻朗、苻朗者、秦苻堅之從兄子也、隋唐志苻子三十卷、宋不著錄、路史徵引、皆取諸類書、非有舊本流傳、蓋亡于唐末、余從類書寫出八十一事、省併複重、得五十事、定

着一卷，備道家之一種，就中有云，至人之道也，如鏡有明有照，有引有致。又云，爲道者日損而月章，爲名者日章而月損。又云，荆山不貴玉，鮫人不貴珠。又云，木生蠍，蠍盛而木枯；石生金，金躍而石流。三復其言，具有名理，本傳稱老莊之流，非過許也。嘉慶丁丑歲秋九月九日嚴可均謹敘

方外

太公涓釣于隱溪，五十有六年矣，而未嘗得一魚。魯連聞之，往而觀其釣焉。太公涓跪石隱崖，不餌而釣，仰咏俛唫，及暮而釋竿。其膝所處之崖皆若臼，其跗觸崖若路。魯連曰：釣所本以在魚，無魚何釣？太公曰：不見康王父之釣邪？念蓬萊，釣巨海，摧竿投綸，五百年矣，未嘗得一魚，方吾猶一朝耳。御覽八百三十四，又九百三十五

家策

苻朗疏千鈞之餌，抱朴子邀而進曰：夫千金利餌，剖劀之所存焉。

苻子之書，大道之所居焉，何夫子棄大而存小乎，苻朗不應。書鈔一百一，又一百二十二，御覽三百四十四。案，此抱朴子非葛洪也，葛洪與苻朗不相值，已千篇名闕。

黃帝將適昆虞之丘，中路逢容成子，乘翠華之蓋，建日月之旗，驂紫虬，御雙鳥，黃帝命方明避路，謂容成子曰，吾將釣于一壑，栖于一丘。御覽七十九

黃帝謂其友無爲子曰，我勞天下矣，疲于形役，請息駕于玄圃，子盍代之，無爲子曰，焉能棄我之逸，而爲君之勞哉，乃攀龍而俱去。御覽七十九

堯以天下讓巢父，巢父曰，君之牧天下，亦猶予之牧孤犢，君牧天下，是各有其所牧矣，君焉用惴惴然以所牧而與之余，無用天下爲也，于是牽犢而去。藝文類聚九十四

許由謂堯曰，坐于華殿之上，面雙闕之下，君之榮顯，亦已足矣，夫

余下脫余字

按御覽作孰如絜然以天下為事乎

堯曰余坐于華殿之上森然而松生于棟余立于櫺扉之內霏焉而雲生于牖雖面雙闕無異乎崔嵬之冠蓬萊雖背墉郭無異乎迴巒之縈崑崙余安知其所以榮 御覽八十又略見書鈔十二

虞帝遜禹于洞庭張樂成于洞庭之野于是望韶石而九奏 路史發揮五 案御覽八十一引符子曰舜禪夏禹于洞庭之野路史有多出之句文亦不同未詳所本

禹讓天下于奇子奇子曰君之佐舜勞矣鑿山川通河漢首無髮股無毛故舜也以勞報子我生而逸不能為君之勞矣 藝文類聚十一 御覽八十二又四百二十四

務光自投于河虛奴之伯以亦鯉送之 御覽九百三十六

太伯將讓其國于季歷謂其傅曰太王欲以一國之事而以嗣我我其羞之吾聞至人也不君一世而萬世以之君不貴一代而萬代以之貴吾焉能貴乎一國而賤乎萬代哉 藝文類聚二十一 御覽四百二十四

武王以天下讓收封子收封子曰敎勿勿然以天下為事君往矣

余不忍聞之。御覽四百二十四

漢王聞宋勝子方牧羊于亘澤，鼓而歌南風之詩，使者進謂宋勝子曰：漢王聞先生之賢，使使者致命于先生而委國政焉。宋勝子嬰然而顧謂使者曰：是何言與！今漢王待四海之士，與十羣之羊，其于職司也，奚以異乎？而大王廢牧羊之任，委以四海之政，是錯亂天位，倒置人倫，勝不願爲也。乃逃于陰山之陽。御覽八百三十三

志存四海之外。書鈔十二

堯舜之智，桀紂以爲不智；堯舜以爲智，惡知堯舜之非桀紂，桀紂之非堯舜乎。藝文類聚二十一

朔人有獻燕昭王以大豕者，曰養奚若，使曰：豕也，非大圊不居，非人便不珍，今年百二十矣，邦人謂之豕仙。王乃命豕宰養六十五年，大如沙墳，足如不勝其體。王異之，令衡官橋而量之，折十橋，豕不量。又命水官舟而量之，其重千鈞。其羣臣言于王曰：是豕無用。

燕相謂王曰奚不饗之王乃命宰夫節膳之豕既死乃夕見夢于燕相曰造化勞我以豕殘食我以人穢吾患其生久矣今仗君之靈而化吾生也始得為魯津之伯而浮舟者食我以粳糧之珍而欣君之惠將報子焉後燕相涉一作游于魯津有赤龜奉璧一作銜夜光原注一云夜光珠而獻之藝文類聚二十六又九十六初學記二十九白孔六帖九十八御覽九百三又九百三十一

心能善知人者如明鏡善自知者如蚌鏡鏡以曜明故鑒人蚌以含珠故內照藝文類聚七十御覽七百十七

齊景公好馬命善畫者圖而訪之殫百乘之價期年而不得像過實也今使愛賢之君考古籍以求其人雖期百年亦不可得也藝文類聚九十三御覽八百九十七

苻子觀于龍門有一魚奮鱗鼓鬐而登乎龍門而為龍又一術士淩波泝流而不陷挂鈴行歌飄浪于龍門而終日棲遲而不化苻子曰彼同功而專其迹一而理二夫何哉無乃魚以貫應而人以

偶求乎藝文類聚九十六

東海有鼇焉冠蓬萊而浮游于滄海騰躍而上則干雲之峯邁頹于羣岳沉沒而下則隱天之丘潛嶠于重泉一作重川有紅蛾一作蟻者聞而悅之與羣蛾相邀乎海畔欲觀鼇之行焉月餘日鼇潛未出羣蛾將反遇長風激浪崇濤萬仞海中沸地雷震羣蛾曰此將鼇之作也數日風止雷默海中隱淪如岳其高槩天或遊而西羣蛾曰彼之冠山何異我之戴笠也消搖乎壤封之巔歸伏乎窟穴之下此乃物我之失自己而然何用數百里勞形而觀之乎藝文類聚九十七御覽九百四十七

晉公子重耳奔齊與五臣游乎大澤之中見蜘蛛布其網曳其繩而執豸目食之公子重耳乃撫僕之手駐驅而觀之顧謂其臣咎犯曰此蟲也智之薄者矣而猶役其智布其網曳其繩而執豸目食之况乎人之有智而不能廓埀天之網布絡地之繩目供方丈

之御，是曾不如蜘蛛之智，孰不可謂之人乎。咎犯曰：公子愼勿言也。若終行之，則有邦有嗣也。（藝文類聚九十七　御覽九百四十八）

不安其昧而樂其明也，是猶飛（御覽一作夕）蛾去暗赴燈而死（御覽一作亡）者也。（藝文類聚九十七　御覽八百七十又九百五十一）

楚之文子，（御覽作文子）孫之周子，齊之狂子，三子相與居乎泰山之陽，處乎壞堵之室，蓽戶（御覽作門）不扉，蒿茨不塈，而高（御覽作弦）歌不輟。（宋本初學記十八　御覽四百八十五）

至人之道也，如鏡有明有照，有引有致。（初學記二十五　白孔六帖十三）

有驪仙者，享年五百歲，負乘而不輟，歷（御覽作居）無定主，大驛（御覽作周繞）于天下。（初學記二十九　白孔六帖九十七　御覽九百一）

老氏之師名釋迦文佛。（法苑珠林六十九）

威魄車輪，六合俱照，非日月能乎。（御覽三）

水生于石，未有居山（一作居石）而溺者；火生于木，未有抱樹（作抱木）而燋

者。御覽五十一又九百五十二

桀觀炮烙于瑤臺，謂關龍逢曰：樂乎？龍逢曰：樂。桀曰：觀刑曰樂，何無惻怛之心焉？龍逢曰：天下苦之，而君爲樂，臣爲君股肱，孰有心悅而股肱不悅乎？桀曰：聽子諫，諫得我改之，諫不得我刑之。龍逢曰：臣觀君之冕，非其冕也，而冕危石；君之履，非其履也，而履春冰。未有冠危石而不壓，蹈春冰而不陷者也。桀乃笑而應之曰：是日亡則與俱亡，子知我之亡，而不自知亡乎？子且就炮烙之刑，我觀子亡，子不知我亡。龍逢布武而趨，行歌曰：造化一作造物勞我以生，息一作休我以炮烙。去故涉新，我樂而人不知。乃赴火而死。御覽八十二又二百八、四百七十五、六百四十七、六百八十六

魯侯欲以孔子爲司徒，將召三桓而議之，乃謂左丘明曰：寡人欲以孔子爲司徒，而授以魯政焉，寡人將欲詢諸三子。左丘明曰：孔丘聖人，與夫聖人任政，過在離位焉，君雖欲謀，其將弗合乎？魯侯

案御覽任當作在，在當作若，將當作遂。

案御覽作不可投河而醉也

曰吾子奚以知之臣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于重丘之下羊相呼藏于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失之矣今君欲以孔丘爲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哉于是魯侯遂不與三桓謀而召孔丘爲司徒御覽二百八又六百九十四

秦穆公伐晉及河將勞師而醪惟一鍾蹇叔曰一醪可投河而飲也穆公乃以一醪投河三軍醉矣御覽二百八十一

爲道者日損而月章爲名者日章而月損御覽四百三

玄冥子謂由有子曰子有師乎由有子曰吾將以萬物爲師矣御覽四百四

春秋華林傳曰不知不言其所以仁御覽四百十九

惠子家窮餓數日不舉火乃見梁王王曰夏麥方熟請割以與子

可乎。惠子曰。施來方過鉅川之水長。有一人溺流而下。呼施救之。施應曰。吾不善游。方將爲子告急于東越之王。簡其善游者以救子可乎。溺人曰。我得一瓢之力則活矣。子方告急于東越之王。簡其善游者以救我。是不如求我于重淵之下魚龍之腹矣。御覽四百八十六。

鄭人有逃暑于孤林之下者。日流影移。而徙衽以從陰。及至暮反席于樹下。及月流影移。復徙衽以從陰。而患露之濡于身。其陰逾去。而其身逾溼。是巧于用晝。而拙于用夕矣。不處曜而辭陰。反林自露。此亦愚之至也。御覽四百九十九

陶朱富者朱公。喪其中子。鄉人往弔之。朱公方擁膝蹲踞。捧頭而笑。鄉人曰。聞有喪。將唁子致哀。朱公曰。生不致哀。死而唁。何。鄉人之不通。御覽五百六十一

有澤父者。冠葭蘆之笠。納口鹿之履。莎裳褐衣。緩步而去。書鈔一百二十一

九御覽六百九十三

昔之相者和氏世傳于楚善㠯道假乎射焉常㠯其所不射而射之患晝之不足㠯卒歲故㠯夜而燭之 御覽七百四十五

夏王使羿射于方尺之皮徑寸之的乃命羿曰子射之中則賞子㠯萬金之費不中則削子㠯千邑之地羿容無定色氣戰于胸中乃援弓而射之不中更射之又不中夏王謂傅彌仁曰斯羿也發無不中而與之賞罰則不中的者何也傅彌仁曰若羿也喜懼爲之災萬金爲之患矣人能遺其喜懼去其萬金則天下之人皆不愧于羿矣夏王曰□人聞子之言始得無欲之道 御覽七百四十五

荆山不貴玉鮫人不貴珠 御覽八百五

大雖廓矣野人猶有谿豁之勤 御覽八百三十四

顏子有疾三日不食人問之曰吾師食非丹不食茹非芝不茹故七百歲子何不吮瑤㠯延生咀蕊㠯養齡也 御覽八百四十九

吾與玄朱觀東海殺四馬乎峨山玄朱中路而亡馬苻子使人求之不獲使鬼索之而獲御覽八百九十七

六合不可妄知故良馬在其中矣請召六合之觀觀之也御覽八百九十七

魏文侯見宋陵子三仕不富文侯曰何貧宋陵子曰臣見楚富者牧羊九十九而願百嘗訪邑里故人其鄰人貧有一羊富者拜之曰吾羊九十九今君之一盈我成百則牧數足矣鄰者與之從此觀之焉知富者非貧貧者非富也御覽九百二

齊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既得寶千乘聚萬駟矣方欲珍懸黎會金玉其得之邪奚若晏嬰曰臣聞琬琰之外有鳥焉曰金翅民謂爲羽豪其爲鳥也非龍胏不食非鳳血不飲其食也常飢而不飽其飲也常渴而弗充生未幾何夭其天年而死金玉之珍乃非爲君之患也御覽九百二十七

案御覽作金玉之非珍乃爲君之患乎

馬字衍

按太平御覽爲之君臣作爲君之城

齊魯爭汶陽之田，魯侯有憂色，魯有隱者周豐往觀焉，曰，臣嘗晝寢，愀然聞羣蝨之鬭乎衣中，甘臣膏腴之肌，珍臣項脅之膚，相與樹黨爭之，日夜不息，相殺者大半，蝨父止之曰，我與爾所處不過容口，奚用竊爭，交戰爲哉，羣蝨止，今君以七百里地爲之君，臣亦以爲足矣，而以汶陽數步之田，或君之心，曾不如一蝨之智，竊爲君羞之，魯侯曰善。（御覽九百五十一）

木生蠋，蠋盛而木枯，后生金，金曜而后流。（御覽九百五十二）

苻子登乎太山，下臨千仞之淵，上蔭百尺之松，蕭蕭然神王乎一丘矣，言不出乎耒耜，心不過乎俗人，其猶木大守脂，（御覽作守夜，誤）瓦雞司晨矣。（御覽九百五十三，又書鈔一百三十五脂篇引末二語）

趙之相者曰，林氏有九子皆賢，國人美而稱之，號曰九德之父，十德之門，趙王疾之，乃使擇其果之繁者伐之，其父曰，果之茂者猶伐之，況其人乎，吾將以爾爲累矣，去之則免，乃攜老持子，逃于白

雲之蔽終身不返趙人思之（御覽九百六十四）

鄰人謂展禽曰魯聘夫子夫子三黜無憂色何禽曰春風鼓百草敷蔚吾不知其茂秋霜降百草零落吾不知其枯（御覽九百九十四）

王猛

猛字景略北海劇人家于魏郡苻堅引爲龍驤府僚屬及僭位進中書侍郎轉始平令歷尚書右丞咸陽内史京兆尹除吏部尚書太子詹事遷尚書左僕射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加騎都尉進尚書令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以平燕功封淸河郡侯西鎮冀州入爲丞相中書監加都督中外諸軍事拜司徒卒謚曰武侯有集五卷

渭原誓

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内外今與諸軍深入賊地宜各勉進不可退也願戮力行間以報恩顧受爵明君之朝慶觴父母之室不亦

美乎。晉書載紀苻堅傳上又十六國春秋三十六與此小異

上疏讓輔國將軍

伏見散騎常侍陽平公融明德懿親、光祿散騎西河任羣忠貞淑愼、處士京兆朱彤博識聰辯、並宜左右彌綸、贊九棘。愚臣庸鄙、請避賢路。十六國春秋三十六

圖鄴上疏

臣以甲子之日大殲醜類、賴陛下仁愛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覺易主、自非守迷違命、一無所害。十六國春秋三十六

鎮冀州上疏請代

臣前所以朝聞夕拜、不顧艱虞者、正以方難未夷、軍機權速、庶竭命戎行、甘馳驅之役、敷宣王化、盡筋骨之效、故僶俛從事、叨據負乘、可謂恭王命于濟時、俟太平于今日。今聖德格于皇天、威靈被于八表、弘化已熙、六合清泰、竊敢披貢丹誠、請避賢路、設官分職、

各有司存豈應孤任愚臣以速傾敗東夏之事非臣區區所能康理願徙授親賢濟臣顛墜若以臣有鷹犬微勤未肯捐棄者乞待罪一州效盡功命徐方始賓淮汝防重六州處分府選便宜槪以悉停督任非可虛曠深願時降神規晉書載紀王猛傳又十六國春秋四十二

上疏讓司空

臣聞乾象盈虛惟后則之位稱以才官非則曠鄭武翼周仍世載詠王叔昧寵政替身亡斯則成敗之殷監為臣之炯戒竊惟鼎宰崇重參路太階宜妙盡時賢對揚休命魏祖以文和為公貽笑孫后千秋一言致相匈奴哂之臣何庸猥而應斯舉不但取嗤鄰遠實令為虜輕泰昔東野窮馭顏子知其將敗陛下不復料度臣之才力私懼敗亡是及且上虧憲典臣何顏處之雖陛下私臣其如天下何願迴日月之鑒矜臣後悔使上無過授之謗臣蒙覆燾之恩晉書載紀王猛傳又十六國春秋四十二

疾少瘳上疏

不圖陛下㠯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㠯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㠯垂沒之命竊獻遺款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荒聲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猶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㠯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兢兢業業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 十六國春秋三十七

遺張天錫書

吾受詔救儁不令與涼州戰今當深壁高壘㠯聽後詔曠日持久恐二家俱弊非良策也若將軍退舍吾執儁而東將軍徙民西旋不亦可乎 十六國春秋七十四

遺慕容筑書

國家今已塞成皋之險杜盟津之路大駕虎旅百萬自軹關取鄴都金墉窮戍外無救援城下之師將軍所監豈三千敝卒所能支

也十六國春秋二十九

爲書諭張天錫

昔貴先公稱藩于劉后者惟審于彊弱也今論涼土之力則損于往時語大秦之德則非二趙之匹而將軍翻然自絕無乃非宗廟之福也歟夫以秦之威旁振無外可以回弱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注關東旣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民所能抗也劉表謂漢南可保將軍謂西河可全吉凶在身元龜不遠宜深算妙慮自求多福無使六世之業一旦而墜地也十六國春秋三十六又七十四

王永

永猛子仕苻堅爲幽州刺史堅死擁立苻丕于晉陽拜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封淸河公尋拜司徒錄尚書事進左丞相爲慕容永所敗死之

宣檄州郡

大行皇帝棄背萬國四海無主征東大將軍長樂公先帝元子聖武自天受命荊南威鎮衡海分陝東都道被夷夏仁澤光于宇宙德聲侔于下武永與司空蚝等謹順天人之望以季秋吉辰奉公紹承大統銜哀即事棲谷總戎枕戈待旦志雪大恥慕容垂爲封豕于關東泓沖繼凶于京邑致乘輿播越宗社淪傾羌賊姚萇我之牧士乘釁滔天親爲大逆有生之巨賊也永累葉受恩世荷將相不與驪山之戎衆澤之狄共戴皇天同履厚土諸牧伯公侯或宛沛宗臣或四七勳舊豈忍舍破國之醜豎縱殺君之逆賊乎主上龍飛九五實協天心靈祥休瑞史不輟書投戈效義之士幾三十餘萬少康光武之功可旬朔而成今以衛將軍俱石子爲前軍師司空張蚝爲中軍都督武將猛士風烈雷震志殄元兇義無他顧永謹奉乘輿恭行天罰君臣始終之義在三忘軀之誠戮力同之以建晉鄭之美（晉書載紀苻丕傳又十六國春秋三十九）

又檄州郡

昔夏有窮夷之難，少康起焉；王莽篡殺平帝，世祖重光漢道。自六之運，何代無之。天降喪亂，羌胡猾夏，先帝晏駕賊庭，京師鞠爲戎穴，神州蕭條，生靈塗炭。天未亡秦，社稷有奉，主上聖德恢弘，道侔光武，所在宅心，天人歸屬，必當隆中興之功，復配天之美。姚萇殘虐，慕容垂凶暴，所過滅戶夷烟，毀發丘墓，毒徧存亡，痛纏幽顯，雖黃巾之害于九州，赤眉之暴于四海，方之未爲甚也。今素秋將及，行師令辰，公侯牧守、壘主鄉豪，或戮力國家，乃心王室，各率所統，以孟冬上旬會大駕于臨晉。晉書載紀苻丕傳，又十六國春秋三十九

王彫

彫，新平人，仕苻堅爲太史令。王猛以爲左道惑衆，勸堅誅之。追贈光祿大夫。

臨刑上疏

臣呂趙建武四年從京兆劉湛學明于圖記謂臣曰新平地古顓頊之墟里名曰雞閭記云此里應出帝王寶器其名曰延壽寶鼎顓頊有云河上先生爲吾隱之于咸陽西北吾之子孫有艸付臣又土應之湛又云吾嘗齋于室中夜有流星大如半月落于此地斯蓋是乎願陛下誌之平七州之後出于壬午之年晉書載紀苻堅傳下又十六國春秋三十八

王攸

攸仕苻堅爲京兆尹遷諫議大夫

上書獻十略

一曰君道宜明二曰臣尚忠敬三曰子貴孝養四曰民生在勤五曰教無偏黨六曰養民在惠七曰延聘耆賢八曰懲惡顯善九曰伐叛討逆十曰易簡弘大十六國春秋三十六

彭超

超任苻堅爲兗州刺史入寇淮南兵敗徵下獄自殺

上言攻晉彭城

晉沛郡太守戴逯以卒數千戍彭城臣請率精銳五萬攻之願更遣重將討淮南諸城（晉書載紀苻堅傳上）

裴元略

元略任苻堅爲尚書郎遷諫議大夫拜陵江將軍西南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

諫苻堅

臣聞堯舜茅茨周卑宮室故致和平慶隆八百始皇窮極奢麗嗣不及孫願陛下則采椽之不斲鄙瓊室而不居敷純風于天下流休範于無窮賤金玉珍穀帛勤恤民隱勸課農桑捐無用之器棄難得之貨敦至道以厲薄俗修文德以懷遠人然後一軌九州同風天下刑措既登告成東岳蹤軒皇以齊美哂二漢之徒封臣之

願也。晉書載紀苻堅傳上又十六國春秋三十七

郭質

質，馮翊人，起兵廣鄉，以應苻登，拜平東將軍、馮翊太守，兵敗歸姚萇，以為將軍，眾皆潰散。

宣檄三輔

義感君子，利動小人。吾等生逢先帝堯舜之化，累世受恩，非常伯納言之子，即卿校牧守之胄，而可坐視豺狼，忍害君父，禮尸薦棘，痛結幽泉，山林無松隧之兆，靈主無淸廟之頌，賊臣莫大之甚，自古所未聞，雖茹荼之苦，銜蓼之辛，何以諭之。姚萇窮凶肆虐，毒被人神，于圖讖歷數，尚無一分，而敢妄竊重名，厚顏瞬息，日月固所不照，二儀實亦不育，皇天雖欲絕之，亦將假手于忠節，凡百君子，皆夙漸神化，有懷義方，含恥而存，孰若蹈道而沒乎。晉書載紀苻登傳又見十六國春秋四十

闕名

秦天變

太白犯東井。東井秦之分野。太白罰星。必有暴兵起于京師。晉書載紀苻生傳又見魏書苻生傳

朔城石函銘

秦建元十年造銅虎馬。御覽一百八十三引郡國志朔城大歷前有石函長二尺高一尺人不敢開銘云

廣武將軍口產碑

維大秦建元四年。歲在丙辰十月一日。廣武將軍節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使持節冠軍將軍秦州刺史上黨公之元孫三代侍中右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卿建忠將軍撫口護軍扶風大守遷壽匡侯之脩子諱產字君口口口口口口口君秉德淵口高韻絕沵文柔武烈令問孔脩口拱口口口口持挺口口口口口匡畋歡主忠訓殊異宰政欽干顯授池陽令稱揚德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和戎翟綏懷口口卽授征西大將軍右司馬敷教殊方
西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茂著乃業口口蕭口口于今也君臨
此城漸再累紀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享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而口口惠和導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識于當口垂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君當列封口口口司馬卽口口廣武司馬孟巨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節將軍董口建口口軍楊口建口口軍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郎建武將軍王柴鷹揚將
軍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董槃口口口口口口躬臨南界與
馮翊護軍苻輔參分所口刊石口口口山爲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方西至洛水東齊定陽南北七百東西二百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昔水統戶三萬領吏千人口將三口
赫赫皇泰誕鍾應靈臨有萬邦咸暢八口九域攸同口口口口口

□□□□□明徵音沐詠某年行成政脩區足首道□□刊石
□□□□□□碑拓本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五十二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後秦

姚弋仲

弋仲，南安赤亭羌人。永嘉中自稱護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風公。劉曜僭位，以為平西將軍，封平襄公。曜亡，石勒以為安西將軍、六夷左都督。石弘僭位，拜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封襄平縣公。石虎僭位，遷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以平梁犢功，封西平郡公。石祗僭位，拜右丞相。以晉永和七年遣使來降，拜使持節、六夷大都督、都督江淮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單于，封高陵郡公。明年卒。姚萇僭位，追謚曰景元皇帝，廟號始祖。

上石勒疏諫寵祖約

祖約殘賊晉朝逼殺太后不忠于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此其始矣晉書載紀姚弋仲傳晉豫州刺史祖約奔于勒勒禮待之弋仲上疏云云勒誅約又十六國春秋五十三

姚萇

萇字景茂弋仲第二十四子苻堅以爲揚武將軍歷左衛將軍隴東汲郡河東武都武威巴西扶風太守寧幽兖三州刺史復爲陽武將軍步兵校尉封益都侯及堅寇晉以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敗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建元白雀以晉太元十一年僭即皇帝位于長安改元建初國號大秦在位八年謚曰武昭皇帝廟號太祖

下書禁復私仇

有復私仇者皆誅之將吏亡滅者各隨所親以立後振給長育之晉書載紀姚萇傳又十六國春秋五十五

下書置學官

留臺諸鎮各置學官勿有所廢考試優劣隨才擢敘晉書載紀姚萇傳又十六國春秋五十五

下書復從征兵吏

兵吏從征伐戶在大營者世世復其家無所豫晉書載紀姚萇傳又十六國春秋五十五

下書禁誣劾

除妖謗之言及姦穢有相劾舉者皆以其罪罪之晉書載紀姚萇傳又十六國春秋五十五

赦太子興

苟曜好姦變將為國害聞吾還北必來見汝汝便執之晉書載紀姚萇傳又十六國春秋五十五

立苻堅神主請詞

往年新平之禍非萇之罪臣兄襄從陝北渡假路求西狐死首丘

欲暫見鄉里，陛下與苻融要路距擊，不遂而沒。襄敕臣行殺，非臣之罪。苻登陛下末族，尚欲復讎，臣爲兄報恥，于情理何負。昔陛下假臣龍驤之號，謂臣曰：朕以龍驤建業，卿其勉之。明詔昭然，言猶在耳。陛下雖過世爲神，豈假手于苻登而圖臣，忘前征時言邪。今爲陛下立神象，可歸休于此，勿計臣過，聽臣至誠。晉書載紀苻登傳，又十六國春秋五十五

姚興

興字子略，萇長子，任苻堅爲太子舍人。萇僭號，立爲皇太子。以晉太元十九年僭即皇帝位于槐里，至義熙十二年死，在位二十二年。改元二：皇初、弘始。謚曰文桓皇帝，廟號高祖。

敕關尉

諸生咨訪道藝，修己勵身，往來出入，勿拘常限。晉書載紀姚興傳上，又十六國春秋六十一

班命

郡國百姓因荒自賣爲奴婢者悉免爲良人（晉書載紀姚興傳上又十六國春秋五十六）

下書卹戰亡士卒

士卒戰亡者守宰所在埋藏之求其近親爲之立後（同上）

下書定遭喪例

將帥遭大喪非在疆埸嶮要之所皆聽奔赴及朞乃從王役臨戎遭喪聽假百日若身爲邊將家有大變交代未至敢輒去者以擅去官罪罪之（同上）

下書贈戰沒軍士

軍士戰沒者皆厚加褒贈（同上）

下書僧䂮等

大法東遷于今爲盛僧尼已多應須綱領宣授遺規以濟頹緒僧

䂮法師學優早年，德芳暮齒，可爲國內僧主。僧遷法師禪慧兼修，即爲悅衆。法欽、慧斌共掌僧錄。給車輿吏力，䂮資侍中秩，傳詔羊車各二人。高僧傳六又十六國春秋六十二

下書道恆道標

卿等樂道體閑，服膺法門，皦然之操，實在可嘉。但朕君臨四海，治急須才，方欲招肥遁于山林，搜陸沈于屠肆。況卿等周旋篤舊，朕所知盡，各挹幹時之能，而潛獨善之地，此豈朕求賢之至情，卿等兼弘之深趣邪。昔人有言，國有驥而不乘，方惶惶而更索，是之謂也。今敕尙書令顯便奪卿等二乘之福心，由卿淸名之容，寔讚時益世，豈不大哉。苟心存道味，寧係白黑，望體此懷，不已守節爲辭也。弘明集十一高僧傳六又十六國春秋六十二

省所奏具意，今所已相屈者，時所須也。不復相推本心，已及于此。煩懇勉廣自料理，吾之情趣，想卿等體之在素，不復煩言，便可奉

承時命勉菩薩之蹤耳。弘明集十一又十六國春秋六十二

得重奏一二具之情事具如前詔但當開意以從時命無復煩于鄭重也。弘明集十一又十六國春秋六十二

致書鳩摩羅什僧䂮

別已數旬每有傾想漸暖比日何如小虜遠舉更無處分正有憤然耳頃萬事之殷須才以理之近詔道恆道標二人令釋羅漢之服尋大士之蹤想當盤桓耳然道無不在法師等勸以諭之苟廢其尋道之心亦何必須爾也致意遷上人別來何似不審䂮統復何如多事不能一一爲書恆等亦可令諸上人勸其令造菩薩之行也。弘明集十一高僧傳六又十六國春秋六十二

又下書與僧䂮等

省疏所引一二具之殊以獨善之美不如兼濟之功自守之節未若拯物之大雖子陵頡頏于光武君平傲岸于蜀肆周黨辭祿于

甚當作者

漢朝杜微稱聾于諸葛此皆偏尚耿介之士耳何足以關默語之要領高勝之趣哉今九有未乂黔黎荼蓼朕以寡德獨當其弊思得羣才共康至治法師等雖潛心法門亦毘世宣敎縱不能導物化時勉人爲治而遠美辭世之許由高散髮于謝敷若九河橫流人盡爲魚法師等雖毘世宣敎亦安施乎而道恆等伏膺法訓爲日久矣然其才用足以成務故欲枉奪其志以輔時政耳甚福報有徵佛不虛言拯世急病之功濟時寧治之勳功福在此而不在彼可相誨諭時副所望弘明集十一又十六國春秋六十二

遣禿髮傉檀書

今遣尚書左僕射齊難討勃勃懼其西逸故令弼等于河西邀之晉書載記禿髮傉檀傳又十六國春秋八十九

與弟安成侯嵩述佛義書

吾曾以己所懷疏條摩訶衍諸義圖與什公評詳厥衷遂有哀故

不復能斷理義、未久什公尋復致變、自爾蹉戎相尋、無復意事、遂忘棄之、近已當遣使送像、欲與卿作疏、箱篋中忽得前所條本末、今送示卿、徐徐尋撫若干、卿有所不足者、便可致難也、見卿來日、並可以當言笑、吾前試通聖人三達觀以咨什公、公尋有答、今并送往、諸此事、皆是昔日之意、如今都無情懷、不知如何矣、廣弘明集二十一又十六國春秋六十

不當作未

不知二字衍

答安成侯嵩難述佛義書

卿所難問、引喻兼富、理極致深、實非膚淺所能具答、今當為卿各以相酬耳、卿引般若經云、若有眾生遇斯光者、必得無上道、即經所言、未聞有凡流而得見光明者、如釋迦放大光明、普照十方、當斯之時、經不言有羣品而得見其怪、而異之者、皆是普明之徒、以斯言之、定不為羣小也、卿若以眾生為疑者、百億菩薩豈非眾生之謂邪、然經復云、普明之詣釋迦、皆與善男子善女人持諸華香、

來供養釋迦及致供養之徒自應普蒙其潤也但光明之作本不爲善男子善女人所以得蒙餘波者其猶蠅附驥尾得至千里之舉耳卿又引神變令三惡衆生得生人天若在鹿爲鹿在馬爲馬而度脱之豈非神變之謂邪華手思益法華諸經所言若云放大光明自應與大品無異也若一一光明已應適前物此作非人天所逆夫光明之與寂寞此直發意有參差其揆一也卿引經言施者授者財物不可得與不住法不住般若未有異二者直是始終之教也統而言之俱是破著之語耳何者罪不罪施者授者及財物都不可得若都不可得復何所著是徹無所著明矣卿又問明道之無爲爲當同諸法之自空爲妙空無以成極邪又引論中二諦之間言意所不及道之無爲所寄邪吾意以謂爲道止無爲未詳所以宗也何者夫衆生之所以流轉生死者皆著欲故也若欲止于心即不復生死既不生死潛神玄漠與空合其體是名涅槃

耳既曰涅槃復何容有名于其間哉夫道㠯無寄爲宗若求寄所在恐乃惑之大者也吾所明無爲不可爲有者意事如隱尋求或當小難今更重伸前義卿所引論中所吾義宗諸法若不空則無二諦若不有亦無二諦此定明有無不相離何者若定言有則無㠯拔高士若定明無則無㠯濟常流是㠯聖人有無兼抱而不捨者此之謂也然諸家通第一義廓然空寂無有聖人吾常㠯爲殊大逕廷不近人情若無聖人知無者誰也廣弘明集二十一又十六國春秋六十

重荅安成侯書

得表具一二吾常近之未加㠯多事昏塞觸事面牆不知道理安在爲復㠯卿好樂玄法是㠯聊復孟浪㠯言之耳而來諭過美益㠯不安廣弘明集二十一又十六國春秋六十

遺僧朗書

皇帝敬問泰山朗和尚勤神履道飛聲映世休問遠振常無已已

朕京西夏思濟大猷今關中未平事惟左右已命元戎克寧伊洛冀因斯會東封巡狩遐邇仗威須見指授今遣使者送金浮圖三級經一部寶臺一區庶望玄鑒照朕意焉廣弘明集三十五又十六國春秋四十二

遺釋慧遠書

大智度論新譯訖此旣龍樹所作又是方等旨歸宜為一序以伸作者之意然此諸道士咸相推謝無敢動手法師可為作序以貽後之學者釋藏藩九又百五

通三世論諮鳩摩羅什

曾問諸法師明三世或有或無莫適所定此亦是大法中一段處所而有無不判情每慨之是以忽疏野懷聊復孟浪言之誠知孟浪之言不足以會理然胸襟之中欲有少許意了不能默已輒疏條相呈匠者可為折衷余以為三世一統循環為用過去雖滅其理常在所以在者非如阿毘曇注言五陰塊然喻若足之履地真

足雖往厥迹猶存常來如火之在木木中欲言有火邪覩之不可見欲言無火邪火緣木而出經又云聖人見三世若其無也聖無所見若言有邪則犯常嫌過去未來雖無眼對理恆相因苟因理不絕聖見三世無所疑矣廣弘明集二十一又十六國春秋六十二

通不住法住般若

衆生之所㠯不階道者有著故也是㠯聖人之教恆㠯去著爲事故言㠯不住般若雖復大聖元鑒應照無際亦不可著著亦成患欲使行人忘彼我遺所寄汎若不繫之舟無所倚薄則當于理矣廣弘明集二十一

通聖人教放大光明普照十方

聖人之教立通無涯致感多方不可作一途求不可㠯一理推故應粗㠯粗應細㠯細應理固然矣所㠯放大光明現諸神變者此應十方諸大菩薩將紹尊位者耳若處俗接粗復咨此事邪阿含

經云釋氏之處天竺四十餘載衣服飲食受諸患痛與人不別經又云聖人亦入鹿馬而度脫之當在鹿馬豈異于鹿馬哉若不異鹿馬應世常流不待此神變明矣每事須自同于前物然後得行其化耳廣弘明集二十一

通三世

衆生歷涉三世其猶循環過去未來雖無眼對其理常在是㠯聖人尋往㠯知往逆數㠯知來

通一切諸法空

大道者㠯無爲爲宗若其無爲復何所有邪廣弘明集二十一

姚泓

泓字元子興長子㠯晉義熙十二年僭即皇帝位改元永和在位二年劉裕擒送建康市斬之

下書復死事士卒

士卒死王事者，贈以爵位，永復其家。晉書載紀姚泓傳，又十六國春秋五十九

姚旻

旻字景嶷，仕姚萇爲輔國將軍、宗正卿、司隸校尉、尚書令，封趙公，拜太尉。姚興時進太傅。

上疏諫去帝號

伏惟陛下勳格皇天，功濟四海，威靈振于殊域，聲教暨于遐方，雖成湯之隆殷基，武王之崇周業，未足比諭。方當廓靖江吳，告成中岳，豈宜過垂沖損，違皇天之眷命乎。晉書載紀姚興傳上，十六國春秋五十六，太尉趙公旻等五十三人上疏諫

姚嵩

嵩興弟，爲鎮西將軍、秦州刺史，封安成侯，進司空，鎮上邽。泓嗣位，以討仇池氏楊盛戰死。

謝賜皇后所遺珠佛像表

臣言奉珠像承是皇后遺囑所建禮覲之日永慕罔極伏惟感往增懷臣言先承陛下親營像事每注心延望遲冀暫一禮敬不悟聖恩垂及乃復與臣供養此像既功實並重且于制作之理擬若神造中來所有珠像誠當奇妙然方之于此信復有閒瞻奉踊躍實在無量夫受乾施者無報蒙恩隆者無謝雖欲仰陳愚誠亦復莫知所盡臣言（廣弘明集二十一又十六國春秋六十）

上述佛義表

臣言奉陛下所通諸義理味淵玄詞致清勝開誥踰于二篇妙盡侔乎中觀詠之誦之紙已致勞而心猶無厭真可謂當時之高唱累劫之宗範也但臣頑闇思不參玄然披尋之日真復詠歌弗暇不悟弘慈善誘乃欲令參致問難敢忘愚鈍輒位敘所懷豈曰存難直欲咨所未悟耳臣言上通三世甚有深致既已遠契聖心兼復抑正眾說宗塗亹亹超絕常境欣悟之至益令賞味增深加爲

什公研覈該備，實非攸臣所能稱盡，正當弘之懷抱，以為心要耳。

臣言上通不住法住般若義云：衆生之所以不階道者，有著故也。是以聖人之教，恆以去著為事，故言以不住般若。雖復大聖玄鑒，應照無際，亦不可著，著亦成患，欲使行人忘彼我，遺所寄，汎若不繫之舟，無所倚薄，則當于理矣。故聖心玄詣，誠無不盡，然至乎標位六度，而以無著為宗，取之于心，誠如明誨，即之于事，脫有未極。夫無著雖妙，似若有不即，真兩冥，有不即真兩冥，恐是心忘之謂耳。竊尋玄教，如更有以。謹牒成言，以擬懸見，故經云：施者受者財物不可得，以無所捨法具足檀波羅蜜，以此三事不可得故，三者既冥，有無無當，無當之理，即同幻化，以此而推，恐不住之致，非直忘彼我，遺所寄而已。

詔云：放大光明，諸神變者，此自應十方諸大菩薩，將紹尊位者耳。斯理之玄，固非庸近所參，然不已之情，猶欲言所未達。夫萬有不

齊精麤亦異應彼雖殊而聖心恆一恆一故圓以應之不同故權以濟之雖鹿馬而未始乖其大雖現神變而未始遺其細故淨名經云如來或以光明而作佛事或以寂寞而作佛事顯默雖異而終致不二然則于小大之閒恐是時互說耳如藥手經初佛爲德藏放大光明今諸衆生普蒙其潤又思益經中網明所問如來三十三種光明一切遇者皆得利益法華經云佛放眉閒相光亦使四衆八部咸皆生疑又云處闇衆生各得相見苟有其緣雖小必益苟無其因雖大或乖故般若經云若有衆生遇斯光者必得無上道又以神變令三惡衆生皆生天上以此而言至于光明神變之事但存平等敢緣慈念輒竭愚思若復哀矜重開導者豈直微臣獨受其賜

詔云大道者以無爲爲宗若其無爲復何所爲邪至理淵談誠不容言然處在涉求之地不得不尋本以致悟不審明道之無爲爲

當已何爲體若已妙爲宗者雖在帝先而非極若已無有爲妙者必當有不無之因因稱俱未冥詎是不二之道乎故論云無于無者必當有于有有無之相譬猶修短之相形耳無理雖玄將恐同彼斷常常猶不可況復斷邪然則有無之津乃是邊見之所存故中論云不破世諦故則不破眞諦又論云諸法若實則無二諦諸法若空則無罪福若無罪福凡聖無判苟無判道何所益由臣闇昧未悟宗極惟願仁慈重加誨諭同上

重上表

臣言奉賜還詔誨喻周備伏尋之日欣踊無量陛下爰發德音光闡幽極拓道義之門演如來之奧冥宗隱而復彰玄扉掩而再敞文外之旨可謂朗然幽燭矣夫理玄者不可已言稱事妙者固非常詞之所讚雖欲心口仰詠亦罔知所盡由臣愚鈍而猥蒙陛下垂飾之美誠復欣戴殊眷實增愧赧比仰味微言研詠彌至其爲

蒙悟豈唯過半之益但臣仍充外役無由親承音旨望雲遐慨實在罔極不勝延係謹呂申聞臣嵩言廣弘明集二十一 又十六國春秋六十

尹緯

緯字景亮天水人仕苻堅爲尚書令史堅敗擁立姚萇歷右司馬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尚書左右僕射姚興嗣位封清河侯卒贈司徒謚曰忠成侯

駮李嵩旣葬素服臨朝議

帝王喪制漢魏爲準嵩矯常越禮欲于軌度請付有司呂專擅論旣葬卽吉乞依前議晉書載紀姚興傳上 又十六國春秋六十

李嵩

嵩仕姚興爲尚書郎

上疏言旣葬應素服臨朝

三王異制五帝殊禮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呂光道

婣當作姻
不下脫制字
公當作綱
調當作謝
謂當作魏

訓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晉書載紀姚興傳又十六國春秋六十

行事記

有娶同堂姊子爲婦婣母亡不婣母服循制同堂姊服常謂三公之義不可得而無服多以內外姊妹爲婦則絕其本服服絕而情重何嫌不減從姊之服月數作婦母之服也又以調沈所言舅爲外舅事訪謂君思難云舅服緦麻與外舅之服自可得同然娶姑之女姑亡豈可累降爲三月耶太常劉彥祖云譬如父母服本斬齊至于改葬而制緦麻也近羊彭有叔父服而改葬其父更叔之服而著改葬之服此其以緦麻爲重也蓋禮所謂以輕爲重者有同者此亦無準據殆是率心而行也通典九十五

姜岌

岌天水人仕姚興官爵未詳造三紀甲子元厤

渾天論

夫言天體者蓋非一家也世之所傳有渾天有蓋天說渾天者言渾然而圓地在其中蓋天者言天形如車蓋地在其中下二曜推移五星迭覿見伏昏明皆由遠近運移麗天不入于地日之將沒去人彌遠明衰光減故闇其明及其將出去人彌近光明炎熾故極其照揚雄已爲渾天得之雖蓋天曰今于高山之上設水平已望日則日出水平下若天體常高地體常卑日無出下之理于是蓋天無已對也渾天之說天體包裹地在其中七曜離躔道有常率天體旁倚故日道南高而北下運轉之樞南下而北高二樞爲轂日道爲輪周回運移終則復始北樞謂之北極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故天北際七十二度常見而不伏南樞謂之南極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故天南際七十二度常伏而不見也周髀云日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奇夏至之景南北千里差一寸周天百

七萬一千里徑三千五萬七千里表在其外萬五千里故天日四游于三萬里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東皆薄四表而止地亦外降于天之中旁游之數與天游同日道星宿之外亦萬五千里圍周之徑正與四表等冬至之日出辰入申夏至之日出寅入戌進退于六十度之中焉非專四游之差亦有地之升降冬至之後日轉北移非專是日移也亦由天地游而南故物有生而不死夏至之後日轉南移非專日之移也亦由天地游而北故物有伏而不生二分之日出卯入酉正與地土平故半表之徑得天地相去十九萬里然則地處天半而下也故日出地上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謂之晝入地下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三謂之夜晝則出地上而西夜則入地下而東周帀百刻昏明五十刻分之日刻數既均天度又等與極應規謂之中繩居寒暑景之和處遲疾之中春分之後日行中繩之北故晝長而夜短伏少而見多景短而溫氣甚

秋分之後日行中繩之南故晝短而夜長伏多而見少景長而寒氣多易說冬至之景得一丈三尺夏至之景一尺四寸八分并二至之景得一丈四尺四寸八分春分之景七尺四寸四分秋分之景與春分等并二分之景亦得一丈四尺四寸八分然則東西南北經緯均也大平時和七曜順軌優游兩儀之中不內不外漢之乾象魏之景初皆以二分之晷行黃儀之內故南北刚而東西狹冬至去極百一十五度景長一丈五寸并度得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并景得一丈四尺五寸春分去極八十九度景長五尺二寸五分秋分去極九十度景長五尺五寸并度得百七十九度并景得一丈七尺五寸五分東西少于南北三度為東西九千里弱東西之景短于南北之景三尺七寸五分為里三萬七千五百東西之徑定也而度與景里則有殊然則一度之里一寸之差及四游之說殆難明矣鄭玄以二至之景一寸俱差千里夏至之日八

尺之表景得一尺五寸日下之地南于嵩高一萬五千里冬至之
日八尺之表景得一丈三尺日下之地南于嵩高十三萬里夫日
高則景小卑則景多日無上下之說而天地有升降安得千里同
差一寸也故東西之徑少于南北之徑以度言之則九千里以景
言之則三萬七千五百里二分之日南北千里蓋當景差四寸矣
鄭氏之言理豈可哉天游薄四面而日道與四表等不升不降當
與四表交轉二分之日道與二極應規而天地居四游之中春分
之後天地降而下游而南至于夏至天游至南表而止故視日北
而高本注景差小高之故自此以後而北至秋分還與日道應規秋分之後
天地升而上游而北至于冬至則天游至北表而止故視日卑而
南本注景差多卑之故計其進退南北不踰于三萬里之內春分之後至夏
至差度二十四除其鉤弦之數乃常南游六萬餘里此蓋升降之
度里則小矣今置渾天于地以衡望日地升渾上則日去極遠地

降渾下則日去極近遠近之驗不必在于南北亦由升降可知矣然則旁游與升降各十二度與天地游三萬里相近矣日月麗天有虧有盈有交有會月行日出曰半剛天爲節月道交錯半入日道之內半出日道之外在外謂之行陽在內謂之行陰當交則會會則有食蔡氏月令章句曰天者純陽精剛轉運無窮其體渾而包地地上者一百八十二度八分之五地下亦如之其上中北偏出地三十六度謂之北極星是也史官曰玉衡長八寸孔徑一寸從下端望之此星常見于孔端無有移動是曰知其爲天中也其下中南偏入地亦三十六度謂之南極從上端望之當孔下端是也此兩中者天之輻轴所在轉運所由也天左旋出地上而西入地下而東其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伏圖內赤小規是也繞南極徑七十二度常伏不見圖外赤大規是也據天地之中而察東西則天半見半不見圖中赤規截婁角者是也炭案此與張衡

所說不殊而云玉衡長八十則侶是古儀矣又云據天地之中所云規數據蓋圖綴星是也開元占經一 案此篇館本占經缺撰人名且有誤字今據明寫本校定

渾天論荅難

渾天之說天體包裹地在其中七曜遵麗道有常半天體旁倚故日道南高而北下運轉之極南下而北高二極為轂日道為輪周迴運移終則復始北極謂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故天北際七十二度常見而不伏南極謂之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故天南際七十二度常伏而不見或云火陽也故外照金水陰也故內景日為陽精故外照月為陰之宗應內景而月復能外照何也對曰月光者日曜之所生是故外景如日照也足故能金澄水得日之照照物亦有景又曰月無盈虧盈虧由人也日月之形體如圓丸各徑千里月體向日常有光也月之初生日照其西人處其東不見其光故名曰魄魄三日之後漸東而南故明生焉八日正在南

方半之故見弦也望則人處日月之間故見其圓也假使月初生時移人在日月之間東向以視則月光圓若望也夏至之日日入戌月初生時則西北近日有光及出于寅未盡三日以視月則東北近日光不盡也研之于心驗之于日月體向日有光而言圓矣難者又云日曜星月明乃生焉然則月望之日夜半之時日在地下月在地上其間隔地日光何由得照月闇虛安得常在日衝對曰日之曜也不以幽而不至不以行而不及赫烈照于四極之中而光曜煥乎宇宙之內循天而曜星月猶火之循突而升乃其光曜無不周矣惟衝不照名曰闇虛舉日及天體猶滿面之賁鼓矣日之光炎在地之上因礙地不得直照而散故薄天而照則遠在地之上散而直照則近以斯言之則日光應曜星月有何礙哉易傳曰日夜食則星亡無日以曜之故也難云地上不得直照而散故薄天而照遠驗先望一日日未入地而月已出相去三十餘萬

里日光地上散而直照不應及月而使月明光者何也對曰海天而照則遠是言礙地廣難耳水流溼火就燥類相從也月者星類也日光直照雖不及月今然一燭在上一燭在下滅下燭使煙相當則上燭之炎循煙而下然下燭矣此類相從也難者又曰日夜食則眾星亡驗月體不大于地今日在地下月在地上地體大尚不能掩日使不照月月體小于地安能掩日使不照曜星也對曰上元之初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重光者日在上月次之星居下地在宿內故不掩日日光循星月而曜之也月在星宿之外故掩日光不得照星也開元占經一

余㠯爲子陽言天陽下降日下熱束皙言天體存于目則日大頗近之矣渾天之體圓周之徑詳之于天度驗之于晷景而紛然之說由人目也參伐初出在旁則其間疏在上則其間數㠯渾驗之度則均也旁之與上理無有殊也夫日者純陽之精也光明外曜

曰眩人目故人視日如小及其初出地有遊氣以厭日光不眩人目即日赤而大也無遊氣則色白大不甚矣地氣不及天故一日之中晨夕日色赤而中時日色白地氣上升蒙蒙四合與天連者雖中時亦赤矣日與火相類火則體赤而炎黃日赤宜矣然日色赤者猶火無炎也光衰失常則爲異矣隋書天文志上列子曰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日出日中遠近闕子陽束皙曰爲云云余曰爲

妾刺

刺爲撫軍東曹屬

上疏言廣平公弼逆狀

廣平公弼懷奸積年謀禍有歲傾陷羣豎爲之畫足欲成逆者取嗤戎裔昔文王之化刑于寡妻今聖朝之亂起自愛子雖欲含忍其瑕掩藏其罪而逆黨猶繁煽惑不已弼之亂心何由可革宜斥散凶徒以絕禍端晉書載紀姚興傳下又十六國春秋五十八

闕名

李趙曲銅像銘

秦建元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于長安寺中造丁王慧韶感佛涅曰逹逝遺像是召頫身之餘造鑄神模若誠感必應使十方同福法苑珠林二十二　案建元二十四年乃姚萇之建初三年也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五十三終

全晉文卷一百五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前涼

張軌

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魏末、隱于宜陽、泰始初、受叔父錫官五品、泰康中、衛將軍楊珧辟爲掾、除太子舍人、累遷散騎常侍、征西軍司、永寧初、出爲護羌校尉、涼州刺史、永興中、加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永嘉初、封西平郡公、不受、進拜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封霸城侯、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愍帝爲皇太子、拜驃騎大將軍、及即位、進司空、侍中、太尉、涼州牧、西平公、皆固辭、卒、謚曰武公、有易義若干卷、

下令將歸老宜陽

吾在州八年、不能綏靖區域、又值中州兵亂、秦隴倒懸、加以寢患

委篤實思斂迹避賢但負荷重任未便輒遂不圖諸人橫興此變是不明吾心也吾視去貴州如脫屣耳欲遣主簿尉髦奉表詣闕便速投脂轄將歸老宜陽晉書張軌傳又十六國春秋七十

遺令

吾無德于人今疾病彌留殆將命也文武將佐咸當弘盡忠規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素棺薄葬無藏金玉善相安遜以聽朝旨晉書張軌傳又十六國春秋七十

馳檄關中

主上搆危遷幸非所普天分崩率土喪氣秦王天挺聖德神武應期世祖之孫王今為長凡我晉人食土之類龜筮克從幽明同款宜脩令辰奉登皇位今遣前鋒督護宋配步騎二萬徑至長安翼衛乘輿折衝左右西中郎將寔率中軍三萬武威太守張琠帥胡騎二萬駱驛繼發仲秋中旬會于臨晉晉書張軌傳又十六國春秋七十

遺韓稚書

今王綱紛撓，牧守宜戮力勤王，適得雍州檄云，卿稱兵內侮，吾董任一方，義在伐叛，武旅三萬，駱驛繼發，伐木之感，心豈可言，古之行師，全國爲上，卿若單馬軍門者，當與卿共平世難也。晉書張軌傳、十六國春秋七十

張寔

寔字安遜，軌子，以秀才爲郎中，永嘉初，授驍騎將軍，固辭，改授議郎，封建武亭侯，遷西中郎將，進爵福祿縣侯，建興初，領護羌校尉，尋嗣軌位，爲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西中郎將、涼州刺史、西平公，大興三年，爲其下閻沙、趙仰等所殺，私謚曰昭，元帝賜謚曰元。

求直言令

忝紹前蹤，庶幾刑政不爲百姓之患，而比年饑旱，殆由庶事有缺，

竊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孤過者、答以僮隸、謗言于市者、報以羊米。晉書張寔傳、又十六國春秋七十一

遺南陽王保書

王室有事、不忘投軀、孤州遠域、首尾多難、是以前遣賈騫瞻望公舉、中被符命、敕騫還軍、忽聞北地陷沒、寇逼長安、胡崧不進、趙允持金五百、請救于崧、是以決遣騫等進軍度嶺、會聞朝廷傾覆、爲忠不達于主、遣兵不及于難、痛慨之深、死有餘責、今更遣韓璞等、唯公命是從。晉書張寔傳、又十六國春秋七十一

張茂

茂字成遜、寔弟、寔遇害中、拜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大興三年、代寔爲涼州牧、大寧二年卒、私謚曰成。

遺令

吾官非王命、位由私議、苟以集事、豈敢榮之、氣絕之日、當以白帢

入相勿門胡服殮曰彰吾志。十六國春秋七十一　案晉書張茂傳作臨終執駿手泣曰云云，其文較多。

張駿

駿字公庭，寔子。建興末封霸城侯。太寧二年嗣茂位，劉曜拜爲涼州牧涼王，猶奉愍帝年號，稱建興十二年。後又稱藩于李雄、石勒。至咸和八年，猶稱建興二十一年。至永和二年卒，在位二十三年。私謚曰文公。穆帝追謚曰忠成公。有集八卷。

上疏請討石虎李期

東西隔塞，踰歷年載，夙承聖德，心繫本朝，而江吴寂蔑，餘波莫及，雖肆力修塗，同盟靡恤。奉詔之日，悲喜交并。天恩光被，褒崇輝渥，即日臣爲大將軍、都督陝西秦雍涼州諸軍事。休寵振赫，萬里懷戴，嘉命顯至，銜感屏營。伏惟陛下天挺岐嶷，堂構晉室，遭家不造，播幸吳楚，宗廟有黍離之哀，園陵有殄廢之痛，普天咨嗟，含氣悲

傷，臣專命一方，職在斧鉞，遐域僻陋，勢極秦隴。勒雄既死，人懷反正，謂石虎李期之命，曾不崇朝，而皆篡繼凶逆，鴟目有年。東西遼曠，聲援不接，遂使桃蟲鼓翼，四夷諠譁，向義之徒，更思背誕。鉛刀有干將之志，螢燭希日月之光，是臣前章懇切，欲齊力時討，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觀禍敗，懷目前之安，替四祖之業，馳檄布告，徒設空文，臣所以宵吟荒漠，痛心長路者也。且兆庶離主，漸冉經世，先老消落，後生靡識，忠良受梟懸之罰，群凶貪縱橫之利，懷君戀故，日月告流，雖時有尚義之士，畏逼首領，哀歎窮廬。臣聞少康中興，由于一旅，光武嗣漢，衆不盈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況以荊陽慓悍，臣州突騎，吞噬遺羯，在于掌握哉。願陛下敷弘臣慮，永念先績，敕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河，使首尾俱至也。晉書張駿傳又十六國春秋七十二

下令境中

昔鯀殛而禹興，芮誅而郤進，唐帝所以殄洪災，晉侯所以成五霸。法律犯死罪，期親不得在朝，今諸聽之，唯不宜內參宿衛耳。晉書張駿傳，又十六國春秋七十二

山海經圖讚

飛魚

飛魚如鮒，登雲遊波。御覽九百三十九

觳

敦山有獸，其名爲觳，麟一作形一角。初學記二十九馬第四

張重華

重華，字泰臨，駿第二子，自永和二年自稱持節大都督太尉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仍奉愍帝年號，在位八年卒，私諡曰昭，後改諡曰桓，穆帝賜諡曰敬烈。

上疏請伐秦

季龍自斃遺燼遊魂取亂侮亡觀機則發臣今遣前鋒都督裴恆帥步騎七萬遥出隴上以俟聖朝赫然之威山東騷擾不足厝懐長安膺肹宜速平蕩臣守任西荒山川悠遠大誓六軍不及聽受之末猛將鷹揚不豫告成之次瞻雲望日孤憤義傷彈劍慷慨中情蘊結晉書張重華傳又十六國春秋七十三

張祚

祚字太伯駿之庶長子小字𧺆斯封長寧侯永和九年殺嗣主耀靈自稱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涼公明年僭即皇帝位改建興四十二年為和平元年又明年為張瓘等所殺

下書稱帝位

昔金行失馭戎狄亂華胡羯氐羌咸懐竊璽我武公以神武撥亂保寧西夏貢款勤王旬朔不絶四祖承光忠誠彌著往受晉禪天下所知謙冲遜讓四十年于茲矣今中原喪亂華裔無主羣后僉

曰九州之望無所依歸神祇乏瀆罔所憑係遐孤攝行大統曰一四海之心辭不獲已勉從衆議待掃穢二京蕩清周魏然後迎帝舊都謝罪天闕思與兆庶同茲更始晉書張祚傳又十六國春秋七十三

張天錫

天錫字公純嘏改字純嘏小名獨活駿少子興寧元年殺嗣主玄靚自立爲涼州牧太和初詔拜大將軍大都督隴右關中諸軍事護羌校尉涼州刺史西平公在位十三年爲苻堅將姚萇所敗入秦爲侍中比部尚書封歸義侯淮肥之役歸國詔拜散騎常侍左員外復爵西平郡公進金紫光祿大夫隆安中拜廬江太守

答索商

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覩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覩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

穢之吏逢飆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晉書張天錫傳又十六國春秋七十四

遺郭瑀書

先生潛光九皋懷真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者乎孤忝承時運負荷大業思與賢明同贊帝道昔傅說龍翔殷朝尙父鷹揚周室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皆以黔首之禍不可以不救君不獨立道由人弘故也況今九服分爲狄場二都盡爲戎穴天子僻陋江東名教淪于左衽創毒之甚開闢未聞先生懷濟世之才坐觀而不救其于仁智孤竊惑焉故遣使者虛左授綏鶴企先生乃眷下國晉書隱逸郭瑀傳又十六國春秋七十四

張瓘

瓘永嘉中武威太守

表留張軌

魏尚安邊而獲戾，充國盡忠而被譴，皆前史之所譏，今日之明鑒也。順陽之爲劉陶守闕者千人，刺史之莅臣州，若慈母之于赤子，百姓之愛臣軌，若旱苗之得膏雨。伏聞信惑流言，當有遷代，民情嗷嗷，如失父母。今戎夷猾夏，不宜騷動一方。（晉書張軌傳，又十六國春秋七十）

宋纖

纖字令艾，敦煌效穀人，隱居酒泉南山。張祚徵爲太子友，尋遷太傅，不食而卒，年八十二，謚曰立虛先生。

上疏辭張祚

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沒，素有遺屬，屬諸知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處澤露形，在人親土，聲聞書疏，勿告我家。今當命終，乞如素願。（晉書隱逸宋纖傳，又十六國春秋七十四）

楊宣

宣仕張祚，爲敦煌太守。

宋纖畫像頌

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晉書隱逸宋纖傳又十六國春秋七十五）

馬岌

岌仕張茂爲參軍駿嗣位日爲酒泉太守重華末爲左長史祚僭號爲尚書

上言宜立西王母祠

酒泉南山卽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卽謂此山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無疆之福（晉書張駿傳）

宋纖石壁銘

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蓊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晉書隱逸宋纖傳又十六國春秋七十五）

謝艾

艾敦煌人仕張重華爲主簿授中堅將軍以功封福祿伯出爲酒泉太守尋授使持節軍師將軍以功遷太府左長史進封福祿縣侯又爲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行衛將軍後爲張祚所殺有集七卷（宋書索虜傳作八卷）

獻晉帝表

登三緯地乘六御天掃靖妖氛廣清異類（十六國春秋七十五）

上疏言趙長張祚事

權倖用事公室將危乞聽臣入侍

長寧侯祚及趙長等將爲亂宜盡逐長等（十六國春秋七十五）

密令與楊初

今遣舍人孔章待口諭要密將軍可差腹心人詣致珊瑚鞭勒香瓔一具遣王擢王擢狐疑于將軍父子事得施矣（御覽三百五十九又十六國春秋七十五）

宗遐

遐任張重華爲別駕從事拜軍正將軍遷司直

諫張重華

殿下承四聖之基當升平之會荷當今之任覽率土之塗炭宜躬親萬機開延英乂夙夜乾乾勉于庶政自頭內外翕然皆云去賊投誠者應卽撫慰而彌日不接國老朝賢當虛己引納詢訪政事比多經旬積朔不留意接之文奏入內歷月不省廢替見孫注情于棊奕之間纏綿左右小臣之娛不存將相遠大之謀至使親臣不言朝吏杜口愚臣所以迴惶忘寢與食也今王室如燬百姓倒懸正是殿下銜膽茹辛厲心之日深願垂心朝政延納直言周爰五美以成六德捐彼近習弭塞外聲修政聽朝使下觀而化晉書張重華傳重華自以連破勍敵頗怠政事希接賓客司直索遐諫云云重華覽之大悅　索云覽之必是簡牘非口諫也又見十六國春秋七十三

議迎秋

禮天子崩諸侯薨未殯五祀不行既殯而行之曾宣三年天王崩不廢郊祀今聖上統承大位百揆惟新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立秋萬物將成殺氣之始其于王事杖麾誓衆振鼓禮神所以討逆除暴成功濟務盛宗廟社稷致天下之福不可廢也晉書張重華傳又十六國春秋七十三是月有司議遣司兵趙長迎秋西郊謝艾以春秋之義國有大喪廢蒐狩之禮宜待踰年別駕從事索遐議云云

紀錫

錫仕張天錫為少府長史

上疏諍時政

臣聞東野善騶而敗其駕秦氏富強而覆其國馬力已盡求之勿休人既勞弱役之無已故也造父之御不盡其馬明王之治必恤其民十六國春秋七十四

役涼

呂光

光字世明，略陽氐人，苻堅時舉賢良，除美陽令，遷鷹揚將軍，從平燕，封都亭侯，入爲太子右率，拜破虜將軍，遷步兵校尉，拜驍騎將軍，授都督西討諸軍事，以平西域功，拜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還入姑臧，聞堅爲姚萇所害，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牧、酒泉公，建元太安，以太元十四年僭即三河王位，改元麟嘉，以太元二十一年僭即天王位，改元龍飛，在位十年，隆安三年死，年六十三，謚曰懿武皇帝，廟號太祖。

平西域還上疏

惟龜茲據三十六國之中，制彼侯王之命，入其國城，天駿龍鱗，腰裹丹髦，萬計盈廄，雖伯樂更生，衛賜復出，不能辨也。御覽八百九十五引十六

國春秋今十六國春秋末多一句云所獲殷皆詔蕩蕩討誅皆晉書載紀則此語在敘事中非流文也

下書討乞伏乾歸

乾歸狼子野心前後反覆朕方東清秦趙勒銘會稽豈令豎子鴟峙洮南且其兄弟內相離間可乘之機無過今也其敕中外戒嚴朕當親討晉書載紀呂光傳又十六國春秋八十一

遺楊軌書

自羌胡不靖郭黁叛逆南藩安否音問兩絕行人風傳云卿擁逼百姓為黁脣齒卿雅志忠貞有史魚之操鑒察成敗遠侔古人豈宜聽納姦邪自虧大美陵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彫于微霜而雞鳴已于風雨郭黁巫卜小數時或誤中攷之大理率多虛謬朕宰化寡方澤不逮遠致世事紛紜百城離叛戮力一心同濟巨海者望之于卿也今中倉積粟數百千萬東人戰士一當百餘入則言笑晏晏出則武步涼州吞黁咀業猶有

餘暇、但與卿形雖君臣、心過父子、朕欲全卿名節、不使貽笑將來、晉書載紀呂光傳又十六國春秋八十一

南涼

禿髮利鹿孤

利鹿孤、河西鮮卑人、烏孤弟、以晉隆安三年襲兄位、僭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逾年改元建和、其明年僭稱河西王、以晉元興元年死、謚曰康王、

下令封爵

孤以寡昧、謬膺統緒、思所以弘濟艱難、經略區宇者、必藉股肱之力、自今二千石令長清高有惠化者、其皆封亭侯關內侯、延耆老以訪政事、十六國春秋八十八

求極言

吾無經濟之才、忝承業統、自負乘在位、三載于茲、雖夙夜惟寅思

弘道化而刑政未能允中風俗尚多凋弊戎車屢駕無闢境之功務進賢彥而下猶蓄滯豈所任非才將吾不明所致也二三君子其極言無諱吾將覽焉（晉書載紀禿髮利鹿孤傳 又十六國春秋八十八）

遺令

昔我諸兄弟傳位非子者蓋以泰伯三讓周道以興故也我武王踐阼寶廢垂諸獎之誡終能克昌家業者其在車騎乎吾寢疾惙頓是將不濟內外多虞國機務廣其令車騎嗣業經緯百揆以成先王之志（十六國春秋八十八 案晉書載紀禿髮利鹿孤傳但有內外多虞已下四句無經緯百揆句）

史暠

暠仕利鹿孤為祠部郎中

極言

古之王者行師以全軍為上破國次之拯溺救焚東征西怨今不以綏寧為先惟以徙戶為務安土重遷故有離叛所以斬將克城

士不加廣，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馬，文章學藝為無用之條，非所以來遠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宜建學校，開庠序，選耆德碩儒以訓胄子。（晉書載紀禿髮利鹿孤傳。案上文云：其極言無諱，吾將覽焉。明此非口對。又見十六國春秋八十八。）

宗敞

敞，姑臧人，仕秦姚興，為涼州別駕，後歸禿髮傉檀，為太府主簿，錄記室事。

理王尚疏

臣州荒裔，鄰帶寇讎，居泰無垂拱之安，運否離傾覆之難。自張氏頹基，德風絕而莫扇，呂數將終，梟鴞以之翱翔，羣生嬰罔極之痛，西夏有焚如之禍。幸皇鑒降眷，純風遠被，刺史王尚受任垂滅之州，策成難全之際，輕身率下，躬儉節用，勞逸豐約，與衆同之，勸課農桑，時無廢業，然後振王威以埽不庭，迴天波以蕩氛穢，則羣逆

冰摧不俟朱陽之曜若秋風順律豈待勁風之威何定遠之足高營平之獨美經始甫爾會朔算敵授使希世之功不終于必成易失之機踐之而莫展當其時而明其事者誰不慨然既追從遐方効勞于外雖未效酬恩而在公無闕自至京師二旬于今出車之命莫速護斐之責惟深已取呂氏宮人裴氏及殺逃人薛禾等爲南蠻所禁天鑒玄鏡豈免罔圖羲繩之文未離簡墨裴氏年垂知命首髮二毛獲居本家不在何室年邁姿陋何用送爲邊藩要捍衆力是資禾等私逃罪應憲墨已殺止役安邊之義也假若已不送裴氏爲罪者正關奚官之一女子耳論勳則功重言瑕則過微而執憲者吹毛求疵忘勞記過斯先哲所以泣血于當年微臣所以仰天而洒淚且倘之奉國歷事二朝能否效于既往優劣傷在聖心儻有微過功足相補宜弘罔極之施以彰覆載之恩臣等生自西州無翰飛之翼久沈僞政絕進趣之途及皇化既洽投竿之

心冥發遂策名委質位忝吏端主辱臣憂故重瀝披款惟陛下亮之晉書載紀姚興傳上涼州別駕宗敞治中張穆主簿邊憲胡威等上疏理王尚云云又見十六國春秋五十七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五十四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西涼

李暠

暠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居狄道，段業已爲敦煌令，尋爲寧朔將軍、敦煌太守，進號冠軍，拜安西將軍、領護西胡校尉，進持節、都督涼興已西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呂晉隆安四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建元庚子，遷都酒泉，義熙八年死，謚曰武昭王，廟號太祖。

述志賦

暠以緯世之量，當呂氏之末，爲羣雄所奉，遂啟霸圖，兵無血刃，坐定千里，謂張氏之業，指期而成，河西十郡，歲月而一，既而禿髮傉檀入據姑臧，且渠蒙遜基宇稍廣，于是慨然著述志賦焉，其辭曰：

涉至虛以誕駕、乘有輿于本無、稟玄元而陶衍、承景靈之冥符、蔭朝雲之菴靄、仰朗日之照煦、旣敷旣載、以育以成、幼希顏子曲肱之榮、游心上典、翫禮敦經、蔑玄冕于朱門、羨漆園之傲生、尙漁父于滄浪、善沮溺之耦耕、穢鵷鸞之籠嚇、欽飛鳳于太清、杜世競于方寸、絕時譽之嘉聲、超霄吟于崇領、奇秀木之陵霜、挺修榦之青蔥、經歲寒而彌芳、情遙遙以遠寄、想四老之暉光、將戢繁榮于常衢、控雲轡而高驤、攀瓊枝于玄圃、漱華泉之淥漿、和吟鳳之逸響、應鳴鸞于南岡、時乖復彰、心往形留、眷駕陽休、宛首一丘、衝風沐雨、載沈載浮、利害繽紛以交錯、歡感循環而相求、乾扉奄寂以重閉、天地絕津而無舟、悼貞信之道薄、謝懸德于圜流、遂乃去玄覽、應世賓、肇弱巾于東宮、並羽儀于英倫、踐宣德之祕庭、翼明后于紫宸、赫赫謙光、崇明奕奕、岌岌王居、詵詵百辟、君希虞夏、臣庶夔益、張王頹巖、梁后墜壑、淯風杪莽以永喪、縉紳淪胥而覆溺、呂發

爕于閶闔，巉巖揩摧以傾頹，疾風飄于高木，迴湯沸于重泉，飛塵翕以蔽日，大火炎其燎原，名都幽然影絶，千邑閴而無烟，斯乃百六之恒數，起滅相因，而迭然于是人希逐鹿之圖，家有雖覇之想，闇王命而不尊，邀非分于無象，故覆車接路，而繼軌着，生靈于土壤，哀餘類之忪憹，邈靡依而靡仰，求欲專而失逾遠，寄玄珠于罔象，悠悠涼道，鞠焉荒凶，杪杪余躬，迢迢西邦，非相期之所會，諒冥契而來同，跨弱水以建基，躡崑墟以爲墉，總奔駟之駭轡，接摧轅于峻峰，崇崖巇嶫，重嶮萬尋，玄邃窈窕，磐紆嶔岑，榛棘交橫，河廣水深，狐狸夾路，鴞鵶羣吟，挺非我以爲用，任至當如影響，執同心以御物，懷自彼于握掌，匪矯情而任荒，乃冥合而一往，華德是用來庭，野逸所以就羈，休矣時英，茂哉儁哲，庶罩綱以遠籠，豈徒射鉤與斬袂，或脱梏而纓緌，或後至而先列，採殊才于巖陸，拔翹彥于無際，思留侯之神遇，振高浪以蕩穢，想孔明于草廬，運玄籌之罔

滯洪操槃而慷慨起三軍以激銳詠群豪之高軌嘉關張之飄傑誓報曹而歸劉何義勇之超出據斷橋而橫矛亦雄姿之壯發輝輝南珍英英周魯挺奇荆吳昭文烈武建策烏林龍驤江浦摧堂堂之勁陣鬱風翔而雲舉紹樊韓之遠蹤侔徽猷于召武非劉孫之鴻度孰能臻茲大命信乾坤之相成庶物希風而潤雨崿益既蕩三江已清穆穆盛勳濟濟隆平御群龍而奮策彌萬載已飛榮仰遺塵于絕代企高山而景行將建朱旗以啟路驅長轂而迅征靡商風以抗旆拂招搖之華旌賓神兆于皇極協五緯之所寧趙超于城翼翼上彌恣蒧奔鯨截彼醜類且瀰遊塵于當陽拯涼德于已墜開昌寓之驂乘暨襄城而案轡仰去害之在茲體牧童之所述寤機動之至微思遺餐而忘寐表略韻于紈素託精誠于白日。晉書涼武昭王傳又十六國春秋九十一

槐樹賦 見晉書涼武昭王傳亡

大酒容賦闕

自稱涼公領秦涼二州牧奉表詣闕

昔漢運將終，三國鼎峙，鉤天之歷，數鍾皇晉。高祖闡鴻基，景文弘帝業，嗣武受終，要荒率服，六合同風，宇宙齊貫。而惠皇失御，權臣亂紀，懷愍迍邅，蒙塵于外，懸象上分，九服下裂，眷言顧之，普天同憾。伏惟中宗元皇帝基天紹命，遷幸江表，荊陽蒙弘覆之矜，五都為荒榛之藪。故太尉西平武公軌當元康之初，屬擾攘之際，受命典方，出撫此州，威略所振，聲蓋海內，明盛繼統，不隕前志，長旌所指，仍關三秦，義立兵強，拓境萬里。文桓嗣位，奕葉載德，囊括關西，化被崑裔，遐邇款藩，世修職貢，晉德之遠揚，繫此州是賴。大都督大將軍天錫以英挺之姿，承七世之業，志匡時難，克隆先勳，而中年降災，兵寇侵境，皇威遐邈，同獎弗及，以一方之師，抗七州之衆，兵孤力屈，社稷以喪。臣聞曆數相推，歸餘于終，帝王之興，必有閏

位是以共工亂象于黃農之間秦項篡竊于周漢之際皆機不旋踵覆餗成凶自戎狄陵華已涉百齡五胡僭襲期運將杪四海顒顒懸心象魏故師次東關超魏莫不企踵淮南大捷三方欣然引領伏惟陛下道協少康德侔光武繼天統位志濟函夏至如此州世篤忠義臣之羣僚以臣高祖東莞太守雍曾祖北地太守柔荷寵前朝參忝時務伯祖龍驤將軍廣晉太守長盛侯卓亡祖武衞將軍天水太守安世亭侯龕毗佐涼州著功秦隴殊寵之隆勒于天府妄臣無庸輒依竇融故事迫臣以義上臣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臣以爲荆楚替貢齊桓興召陵之師諸侯不恭晉文起城濮之役用能勳光踐土業隆一匡九域賴其弘猷春秋恕其專命功冠當時美垂千祀況今帝居未復諸夏昏墊大禹所經奄爲戎墟五岳神山狄污其三九州名都夷穢其七辛有所言于茲而驗微臣所以叩心絕氣忘寢與食彫肝焦慮不

遐域息肩也。江涼雖遐，義誠密邇，風雲苟通，實如脣齒。臣雖名未結于天臺，量未若于海內，然憑賴累祖寵光餘烈，義不細辭，以稽大務，輒順眾議，亡身即事，懷弱任重，懼忝成命。昔在春秋，諸侯宗周，國皆稱元，以布時令。今天臺邈遠，正朔未加，發號施令，無以紀數，輒年冠建初，以崇國憲，冀杖龍靈，全制一方，使義誠著于所天，玄風扇于九壤，殉命灰身，隕越慷慨。晉書涼武昭王傳，又十六國春秋九十一：義熙元年改元建初，遣舍人黃始梁興間行奉表詣闕云云。

復奉表

江山悠隔，朝宗無階，延首雲極，翹企遐方。伏惟陛下應期踐位，景祚自天。臣去乙巳歲，順從羣議，假統方城，時遣舍人黃始奉表通誠，遙途嶮曠，未知達不。吳涼懸邈，蜂蠆充衢，方珍貢使，無由展御。謹副寫前章，或希簡達。臣以其歲進師酒泉，戒戎廣平，庶攘茨穢，而黠虜恣睢，未率威教，憑守巢穴，阻臣前路。竊以諸事草創，倉務

未盈故息兵案甲務農養士時移節邁荏苒三年撫劍歎憤以日成歲今資儲已足器械已充西招城郭之兵北引丁零之衆冀憑國威席捲河隴揚旌秦川承望詔旨盡節竭誠隕越爲效又臣州界迥遠勍寇未除當須鎮副爲行留部分輒假臣世子歆監前鋒諸軍事撫軍將軍護羌校尉督攝前軍爲臣先驅又燉煌郡大衆殷制御西域管轄萬里爲軍國之本輒以次子讓爲寧朔將軍西夷校尉敦煌太守統攝昆裔輯寧殊方自餘諸子皆在戎間率先士伍臣總攝大綱畢在輸力臨機制命動靜續聞（晉書涼武昭王傳前表未報復遣沙門法泉間行奉表云云又見十六國春秋九十一）

手令誡諸子

吾自立身不營世利經涉累朝通否任時初不役智有所要求今日之舉非本願也然事會相驅遂荷州土憂責不輕門戶事重雖詳人事未知天心登車理轡百慮塡胸後事付汝等粗舉旦夕近

事數條遇意便言不能次比至于杜漸防萌深識情變此皆任汝所見深淺非吾敕誡所益也汝等雖年未至大若能克己纂修比之古人亦可以當事業矣苟其不然雖至白首亦復何成汝等其戒之慎之節酒慎言喜怒必思愛而知惡憎而知善動念寬恕審而後與衆之所惡勿輕承信詳審人核眞僞遠佞諛近忠正蠲刑獄忍煩擾存高年恤喪病勤省案聽訟訴刑法所應和顏任理慎勿以情輕加聲色賞勿漏疏罰勿容親耳目人間知外患苦禁禦左右勿作威福勿伐善施勞逆詐億必以示己明廣加諮詢無自專用從善如順流去惡如探湯富貴而不驕者至難也念此貫心勿忘須臾賓佐邑宿盡禮承敬讌饗餞食事事留懷古今成敗不可不知退朝之暇念觀典籍面牆而立不成人也此郡世爲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時海內猶稱之況復今日實是名邦正爲五百年鄉黨婚親相連至于公理時有小小頗迴爲當隨宜斟酌吾

臨蒞五年，兵難騷動，未得休衆息役，惠康士庶，至于掩瑕藏疾，滌除疵垢，朝爲寇讐，夕委心膂，雖未足希準古人，粗亦無負于新舊，事任公平，坦然無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便爲少，經遠如有餘，庶亦無愧于前志也。（晉書涼武昭王傳。又十六國春秋九十一）

寫諸葛亮訓誡應璩奏諫以勖諸子

吾負荷艱難，寧濟之勳未建，雖外總良能，憑股肱之力，而戎務孔殷，坐而待旦，以維城之固，宜兼親賢，故使汝等未及師保之訓，皆弱年受任，常懼弗克，以貽咎悔。古今之事，不可不知，苟近而可師，何必遠也。覽諸葛亮訓勵、應璩奏諫，尋其始終，周孔之教，盡在中矣。爲國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質略易通，寓目則了，雖言發往人，道師于此。且經史道德，如採菽中原，勤之者則功多，汝等可不勉哉。（晉書涼武昭王傳。又十六國春秋九十一）

顧命長史宋繇

吾少離荼毒，百艱備嘗，于喪亂之際，遂爲此方所推，才弱智淺，不能一同河右，今氣力惙然，當不復起矣，死者大理，吾不悲之，所恨志不申耳，居元首之位，救宜深戒危殆之機，吾終之後，世子猶卿子也，善相輔導，述吾平生，勿令居人之上，專驕自任，軍國之宜，委之于卿，無使籌略乖衷，失成敗之要。晉書涼武昭王傳，又十六國春秋九十一

上巳曲水讌詩序

聖帝明王序頌

忠臣孝子序頌

烈士貞女序頌 並見晉書涼武昭王傳

賢明魯顏回頌

聞一洞十，達于神機，用舍行藏，配德聖師。初學記十七

麒麟頌

一角圓蹄，行中規矩，游必擇地，翔而後處，不入陷穽，不罹網罟，德

無不王，爲之折股。初學記二十九又御覽八百八十九作無德而至謂之折股

辛夫人誄見晉書涼武昭王傳亡

張頤

頤晉書作顯仕李歆爲從事中郎

諫用刑過嚴好治宮室疏

涼土三分，勢不久立，并兼之本，實在農戰，懷遠之略，事歸寬簡。今入歲已來，陰陽失序，屢有賊風暴雨，犯傷和氣，是宜減膳徹懸，側身修道，而更繁刑峻法，宮室是務，人力凋殘，百姓愁悴，致災之咎，實此之由。昔文王以百里而興，二世以天下而亡，前車之軌，得失照然。太祖以天挺神姿，應桓文之運，流標萬里，爲西夏所推，左取酒泉，有易俯拾，右開西域，兵不血刃，實爲殿下開創崇規，貽厥孫謀者也。殿下不能奉承先志，混一涼土，倖跳張后，將何以下見先王乎？沮渠蒙遜，胡夷之傑，內修政事，外理英賢，攻戰之際，身同一作

均士卒，百姓懷之，咸樂爲用，臣謂殿下非但不能平殄蒙遜，亦懼蒙遜方爲社稷之憂。御覽三百二十二引蕭方等三十國春秋，又晉書涼後主傳，又十六國春秋九十二

氾稱

稱仕李歆爲主簿。

上疏言天變

臣聞天之子愛人后，殷勤至矣，故政之不修，則垂災譴以誡告之。改者雖危必昌，宋景是也；其不改者雖安必亡，虢公是也。殿下嗣位已來，元年三月癸卯，敦煌謙德堂陷，八月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四月日赤無光，二旬乃復，十一月狐上南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于建康。臣雖學不稽古，敏謝仲舒，頗亦聞道于先師，且行年五十有九，請爲殿下略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能遠論書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裂，狐入謙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不守。梁熙既爲涼州，藉秦氏兵亂，規有全涼之地，

外不撫百姓內多聚斂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門崩隕石于閑豫堂二十年而呂光東反子敗于前身戮于後段業因羣胡創亂遂稱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旣而先王龍興于瓜州蒙遜篡弒于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亦殿下之所聞知效穀先王鴻漸之始謙德卽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徵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國將爲胡夷之所陵滅諺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今狐上南門亦災之大也又狐者胡也天意若曰將有胡人入居于此城南面而君者也昔春秋之世星隕于宋襄公卒爲楚所擒地者至陰胡夷之象當靜而動反亂天常天意若曰胡夷將震動中國中國若不修德將有宋襄之禍臣蒙先朝布衣之眷拙自同子弟之親是吕不避忤上之誅昧死而進愚款願殿下親仁善鄰養威觀釁罷宮室之務止遊畋之娛後宮嬪妃諸夷子女躬受分田身勸蠶績吕清儉素德爲榮息茲奢靡之費百姓租稅專擬軍

國虛衿下士廣招英儁修秦氏之術己强國富俗待國有數年之積庭盈文武之士然後命韓白爲前驅納子房之妙算一鼓而姑臧可平長驅可已飲馬涇渭方東面而爭天下豈崇遜之足憂不然臣恐社稷之危必不出紀晉書涼後主傳又十六國春秋九十二

北涼

張披

披仕沮渠蒙遜爲永安令案北涼主沮渠蒙遜茂虔等編入宋文其臣下宗欽等編入元魏文唯張披不知所終故編入晉文

上書慶連理木生

異枝同幹遐方有齊化之應殊本同心上下有莫二之固蓋至道之嘉祥大同之美徵晉書載紀沮渠蒙遜傳又見十六國春秋九十四

闕名

上書請修胡制

設官分職所以經國濟時恪勤官次所以緝熙庶政當官者以匪躬為務受任者以忘身為效自皇綱初震戎馬生郊公私草創未遑儀式而朝士多違憲制不遵典章或公文御案在家臥署或事無可否望空而過至今黜陟絕于皇朝駮議寢于聖世清濁共流能否相雜人無獨慮之心苟為度日之事豈能要公忘私奉上之道也今皇化日隆遐邇寧泰宜振肅綱維申修舊則晉書載紀沮渠蒙遜傳其羣下上書云云又十六國春秋九十四

石刪

河西三十年破帶石樂七年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引崔鴻北涼錄沮渠蒙遜永和三年大風震雹于霍所得石刪　案今屠喬孫本繫此事于茂虔之永和四年六帖及此以永和為蒙遜年號與晉宋書異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五十五終